

甘肅青史略卷二十四

清穆宗甲戌同治十三年春正月劉錦棠規復大通縣城先是悍賊千餘圍城營偉敗之斬其首

馬良才遂圍其堡賊登壘號呼乞命自稱爲賊所脅願官軍緩攻得盡縛其首以獻

縣城各回鄉飲逆首卽免勦洗而馬壽黨仍負隅死拒錦棠軍抵城下

城而呼獻城迎降免死擒賊者重賞回來數百開西門羅拜馬前錦棠收其入城

口錦棠礮馬壽於市漢民爭攫其心肝曉之途誅其死黨馬長忠等一

東回黨均來就撫錦棠因大通城關同民於河東西遷城西北遷布馬廠各堡漢民

於城內惟白彥虎一股猶懷觀望錦棠令撫回治福與率軍紮水峽一帶扼之連戰皆捷

窮追遇伏所部傷亡殆盡治福與被執死白彥虎率黨三千餘由永安南山無人之處

向肅州而馬桂元等聞錦棠逼勦大通復窺已燕戎計襲後路左宗棠檄提督劉明燈總

兵放天印扼屯險要賊懼不前陳湜沈玉遂亦率河州各軍抵大河家令提督張仲

春等問道出番地直搗已燕戎格城攻其不備及抵端莊馬本元與其死黨西竄

案大通城築於宋清雍正二年以番族歸附置大通衛乾隆中改縣卽今青海省所屬之

大通也又有北大通焉在大通縣迤北大雪山之嶺浩亶河卽發源於此過山卽出扁都

口入今民樂縣境青海新設臺原縣爲西甯甘州分界處有西大通焉舊設縣丞一員兼

管大通驛事其地在今永登縣之東紅城子之西有南大通焉在樂都川口享堂之間舊

爲馬
駁地

三月總督左宗棠灌園種菜

督署後有園一區有水一泓雜植薤韭瓜壺蘿藤薯蕷冬寒菜之屬宗棠服短後衣時時抱甕灌畦中欣然自適

復題芳圃楹聯曰閉門種菜開門接客何聞暇乃爾蓋恐新疆纒回遣派密探化裝來窺日規政府之舉動稍一不慎洩漏期宗棠託言種菜口不言兵俾外間莫測其動靜

馬桂元等降西甯平

劉明燾沈玉遂等令同勇入西甯府城諭以脅從罔治之意同衆爭繳馬械馬桂元等見人心已離陰遣人求救於馬占鼐占鼐亦

令繳馬械齊赴城外東山投誠沈玉遂密伏兵於東山要隘逆衆至俯首就縛其黨三十餘人置馬桂元馬本源馬懷元於獄令外各散拉各繳馬械

案同治二年西甯回叛循化廳同民馬桂元曾捐候選同知西甯辦事大臣玉通怯懦持撫議委馬桂元署循化同知同治八年咨總督穆圖善調署西甯府知府又以其兄馬本元署鎮標遊擊代理西甯鎮事務均奏明在案自陝回肇衅以來西甯即藉爭教爲名乘機煽變玉通力不能制則抑漢從回以幸無事其時回目馬朶三刀狡異常既以撫局愚官復挾官以鈐制漢民凌虐殘殺玉通無如之何及馬朶三伏冥誅回衆推馬桂元之叔馬永福爲逆首永福在湟回中尙稱謹愿其子馬三哇卽所謂新教海裏飛者也馬桂元在西甯東關密約陝回禹得彥白彥虎崔三等抗拒官軍馬三哇四出勾煽馬永福不能制於是馬本元自稱統領陝湟兵馬大元帥馬桂元仍稱西甯知府聞官軍進攻西甯爲保守地盤計調集馬三哇西甯城內外回兵及各撒拉土回馬步數千層層布置官軍節節進攻及西甯克復桂源兄弟竄至河南至是始俯首就縛

慕壽祺曰西甯者國家領土甘肅所屬之邊疆也青海辦事大臣玉通檄馬桂元署西甯府知府桂元邀求玉通奏明在案其服從中央已見一斑矣又赴安定大營謁總督左宗棠執僚屬之禮其恭是日處以國家之官吏矣乃竟抗拒官署西甯一隅爲馬氏子孫萬世之業圖利已而害及民生其敗也宜哉

任其昌喜聞官軍平定西甯馬桂元兄弟伏誅排律三十韻其辭曰典郡黃堂貴登壇督府尊如何文武柄都授犬羊屯天網疏難漏王章本自存封狐誰爾灌點鼠早驚奔電颯腰血飛騰鬼妾魂召矛終手束刀几枉聲吞兵火傳三輔洪流匯一源將軍扶冠擊此輩挾籬藩面目陰陽易肝腸雲雨翻負嵎真有挾割地儼無痕掌握孤城在頭銜衆口喧威稜專義帳羽衛豔熊幡節制千軍伏光輝五馬蕃鈎心通醜類隨意置田園印待精金鑄堂應畫錦論非常稱異事誰分訴煩冤青海資營窟蒼生入覆盆神姦施小惠子姓戴殊恩禹甸嚴邊徼堯封重塞垣養癰成遠略種棘更何言豈是河湟棄偏

留虎豹蹲衣冠捐盜賊環盡隔羌渾不有天戈指常僧怪鳥驚機槍方擾擾
貫索已諄諄執縛連妻女參夷盡弟昆再教全首領何以正乾坤聞道擒渠
日臚歡倒酒傳朝非無曠典兩故整凶門莫倚鯨能跋其如龜可捫天驕多
負力留意長兒孫此語前半言馬桂元自爲西甯府知府及其弟自爲西甯
鎮事

夏四月陳湜督馬占鼇等收復循化城

各軍收復循化城同衆效順繳賠修廳城衙署廟宇銀萬三千九百兩陳湜曉以大義令

上四丁縛獻逆首馬八十馬玉連沈五十等二十餘名下四丁亦縛送數名駢戮以徇

湘軍統領王德榜開洮岷航路

時德榜屯兵狄道以食料缺乏擬由洮岷采買其運糧路線用牛皮筏順洮河而下以至狄道城外惟九嶺峽

橫阻其中必陸連過峽乃能水運至狄道路險惡行者患之德榜曰唐憲宗元和中山南道節度使嚴礪自興州長舉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醋以碎之以饋成州戍兵古人可學而至也乃於峽中鑿石深數尺填以火藥而空其半復用木楔實之旁爲小孔引以藥線火發則巨石飛空聲震數十里峽中之峭巖絕壁竟作坦途矣

附錄王笠夫贈王朗青方伯開洮岷運道詩
石不仗秦皇嶺驛山不假巨靈掌半空飛
嶽如風雨昔之鳴嶽今地然洮水西來萬馬奔
雙峯對峙以爲門古雪長棲老木未雷霆
大戰峭壁根王公獨峽中路從此行人不叱馭
請以石破天驚頌君功題在我公鑿山處
嗚呼行行且止止行世路每多不平鳴安得執銳披堅如公者盡與天下不平

幕壽祺曰甘肅爲江漢發源處黃河自天來與夫洮渭緒水潏繞縱橫航路似可暢行無阻矣然數千年來未興舟楫之利惟木筏所行路線約有四處
西甯由湟水放筏經過碶伯平番境以至省城此一路也由省城順黃河而下經過靖遠中衛以至甯夏此一路也由鞏春渭水放筏經過鳳翔寶雞以至陝西省城外草灘此一路也王德榜新開糧路由洮州運糧而下經過野狐橋馬蓮灘北石門溝諸處以至狄道此又一路也就中惟蘭州至甯夏一路木筏皮毛筏日絡繹於其途此則由西甯晉省多取道於水他若洮渭水道近已無人問津矣常此因循聽其自然不惟商業無從發達而文化亦難

輸入其影響於甘肅建設之前途也豈淺鮮哉

官軍收復西甯貴德廟

初循化回首馬及三之陷貴德也訓導楊永年因公出鄉得免於難及及三回循化永年進城聞同知承順巷戰死其母薩克

連氏其弟州同崇順與吉順皆殉焉又親見死屍狼籍血跡模糊不可辨認憤極大哭而言曰此皆漢人之被殺於撒拉者也此仇不復枉請聖賢書矣貴德城外皆熟番與漢人雜居聞永年起兵殺賊願從者四五百人奔走約會機事不密城內回民以六年二月十六日夜暗啓北門延賊入漢番多知之一旦義師起恐駭首就戮乃遣專足星夜赴循化及三即率撒拉三千餘飛奔而來城回開門迎入館於廳署及三問楊老師何在僉曰在學署乃令撒拉曰及三娃把他做過做過者猶言殺之也於是永年暨其妻宋毛與生甫數月之機樞中兒同時遇害漢番被殺者屍骨填塞道路已數年矣至是始收復

賊據蘭州城西禮拜寺官軍攻取之

徐占彪自上年八月至今苦戰半載環城掘濠七百餘處攻克附城各堡賊於是沒重濠抵拒

官軍所築長圍西北隅仍未能合適將軍金順率滿漢兵二十一營至陶生林以楚軍五營至占彪乃增築城西北六堡扼賊出入賊來爭屢卻之又敗紅廟子援賊馬四乘夜於軍家屯莊築二堅堡占彪與金順會勦奮勇齊進賊大敗遂奪城西禮拜寺寺為回種初入中國所建死者多藏屍於此故敬護甚至附城之新堡又為官軍所破賊膽益寒

陝回白彥虎竄肅州攻毛目城

白彥虎率黨四千餘自西甯竄扁都口左宗棠令楊世俊追勦敗之於扁都口外賊竄山丹下四旗掠甘州撫

彝世俊由不問境截斷甘肅提督楊占龍等由撫署賜子渠坡橋一帶堵剿值匪攻民堡急擊之賊奔高唐沿途焚掠至下沿河肅賊來迎者之合踞嶺夷西山寺族攻毛目城

陶金二軍赴援賊圍立解

案毛目分縣舊隸高臺今之鼎新縣也距肅州二百餘里與金塔縣鄰其疆域南北約八十里東西約五六里南臨流沙西臨弱水全縣八村人民千戶不足萬人接額濟納蒙古界清雍正年間屯墾至民國十二年改縣治男耕女織猶有古風每歲夏禾全賴均水秋田全賴山水水大則利益均霑水小則伏流沙中人民窮困職是故耳

肅州賊犯官軍長濠白彥虎助戰不勝遂奔出嘉峪關

白彥虎踞塔爾灣廢堡城賊三千出南門撲官軍長

濠白逆亦率衆由塔爾灣來攻徐占彪令肅州總兵章洪勝等憑濠拒守陶生林等由西鈔擊楊世俊等由東北鈔擊自由中路衝殺賊殊死戰金順督軍助戰鄧增復用開花礮轟之賊始敗潰官軍追殺十餘里城賊見白逆敗走亦竄入城次日白逆復約城賊再撲長濠官軍偵知占彪乘虛搗其巢穴急進平明抵塔爾灣賊驚覺大亂占彪令軍士先殺賊眷見強壯者斫之立平其堡賊竄入南山是時彥虎率衆抵肅州城南賊出應官軍分頭迎擊力酣戰開賊復反奔蓋白逆聞官軍已破塔爾灣急竄巢穴賊失援遂敗退官軍追擊白逆賊大敗斬獲甚衆惟提督李登弟總兵王子龍都司劉芳海千總李道修陣亡白逆乃由問道出嘉峪關竄擾安墩玉一帶詔金順接統成祿軍出關左宗棠奏留未允而肅州賊挑悍黨更番猛撲禮拜寺均爲官軍所敗乃據城外廢牆爲壘外掘深濠築牆憑守占彪於禮拜寺四面掘濠截之並於寺西增築礮臺移後膛巨礮向賊轟擊

賊晝伏夜動相持四晝夜不退賊亦於西南添築礮臺放叉子槍斷禮拜寺出入之路占彪以巨礮轟倒礮臺守賊盡斃賊乘夜又撲長濠官軍施放洋槍斃賊無數相持兩日賊仍不退占彪夜分軍三路直抵西南城更番進攻賊向城北走各軍由東北迎擊賊始退入城

案從戎草云時陝回崔偉禹得彥畢大材各股匪在西甯助馬桂元兄弟抗拒官兵及見董字三營驍勇善戰脩化平川撫回陳林等代爲乞撫左宗棠令陳林往西甯諭令崔偉等先送眷屬至蘭州並令前赴河州直搗賊巢効力贖罪惟白彥虎不可率其黨竄擾安西玉門敦煌諸州縣

添設縣丞於董志原

隸慶陽府安化縣

案董志原在春秋時爲義渠戎地秦爲北地郡地漢爲彭陽縣晉成微外地隋初改彭原唐武德元年改彭州宋復爲彭陽又分置彭原縣蒙古及金交兵太昌原則在甯州地界明爲彭原鎮嘉靖時築堡舊址在今董志城南三里

又案董志原在慶陽府城西一百五十里東至安化縣甯州兩處界五十里西至安化縣界二十里南至涇州鎮原縣甯州兩處界三十里北至安化縣界一十五里東南至甯州界六十里西南至鎮原縣界十里東北至安化縣界二十五里西北至安化縣界八里

嘉靖祺曰慶陽民風古樸董志尤爲著名產糧區論者比之秦川陝回大會白彥虎被官軍擊敗率十八大營竄至慶陽聞董志原之易於防守也遂據爲巢穴其初來時揚言入

豫邦河本可開
惟中隔風關
以山脚治兵
輪林張廷遠
自行捐廉並
地方公款開
暗渠大功已
次年大雨渠
既派工入洞
修渠路數十
人渠遂廢既
而渠之改暗
地爲明渠化
地爲水地如
志者事竟成
矣

城及堡寨者屠安居者免民信以爲實不爲堅壁清野計攜眷入山高枕而臥陝回按戶
搜索而一網打盡焉糧不足則又侵掠鄰縣殺人放火謂之打糧以鎮原之偏鄙與董志
原接界城爲賊陷者七次平慶涇所屬各州縣城池堡寨被賊前後攻陷者大小五百餘
處往往數十里無人煙而賊之大本營總不出乎董志原當斯時也人不知兵畏回如虎
常有青年數十人結隊同行一騎賊追於後叱之擲兵即擲之
跪而乞命任賊殺戮而不敢動何其慘也今不關今日復見太平

五月秋道州嵐關坪新渠工竣

回亂既平總督左宗棠以餉項維艱飭總辦前敵營務
王德榜所統定西十五營屯田於秋道安定時經兵劫

人民窮困定西中營及副中左右三營屯田於寶石峽城嵐關坪清水溝等處德榜勸得
嵐關坪之上有抹邦河一道若能開渠則可灌六七十里之地田約數十萬畝當將嵐關
坪之山測量高三十五丈長四百二十丈擬沿洮河邊高坡挖低二十五丈長四百餘
丈開爲明渠可垂久遠以十營五成軍隊作工每在工約二千五百人成功須六七箇月
共計用工五六萬完全由軍隊擔任不用民夫具情陳左宗棠宗棠以工鉅難成弗之
許陳請再四幸沐允從於同治十二年六月既望之翼日開始動工至是年五月晦日訖
功渠長七十餘里宗棠檄鞏昌府知府恩霖前往履勘旋據恩霖繪圖呈復其文曰知府
於七月初四日起程初六日抵秋道州城次日會同王藩司德榜秋道州知州喻光容等
攜帶丈尺馳往距秋道城南三十里嵐關坪地方從進東之陳家嘴行水舊道勘起勘得
此股渠水舊由陳家嘴分出之嵐關坪山腰穿洞入渠據該處民人稱道光年間山崩崩
塞是以水不歸渠此次王藩司於抹邦河上流築壩一道阻住來水另開新渠引水灌漑
田畝壩高三丈有奇寬二十丈俾河水鼓起入渠引至嵐關坪山脚復鑿平山石高七丈

王德榜自作秋
運關坪龍王
廟碑序見附編
水利志後其修
渠之十五營兵
十一月竣後賞
大餉

有奇長四百餘丈中開石渠一道面寬三丈深八九尺不等水由石渠繞入土渠並於狄城南川一帶開挖支渠十一道川北一帶開挖支渠七道所有南北兩川民田均可以資灌溉其渠口之西設有板閘一道需水多少則按閘板啓放壩右石山又開便河一道東西長三十八丈深一丈八尺寬約十餘丈以備水旺時分洩水勢免致傷堤壩之南便河之北就石坪上立廟一座橫聯二楹其沿山一帶之上溝鹹水下注均築橋槽架水過渠山田間另開水路將鹹水洩入洮河不致有傷禾稼洵爲籌畫盡美辦理得法查由入水渠口西行抵嵐坪關高坎計長七里自高坎迤北至狄道州城三十里過州城迤北搭視渡過東略溝以及八里十里十五里直達清水渠計自壩口至清水渠統長六十餘里始由清水渠洩入洮河卑府周視嵐坪山脚渠道及新開便河均係石山開鑿地雷轟成委非民力民工所能舉辦且時值雨後水勢頗旺渠內源源灌注亦無泛濫之勢

慕壽祺曰今夫醇釀者時也肥饒者地也興廢者運也利鈍者才也始終堅持到底者誠也自吏重催科世趨奔競聽河渠之淤塞隨潮流爲轉移故往往功廢半途力無幹翮誰則繼馬援之陳跡任士以安耽處豐州之窮邊決渠以降兩真誠不足欲水利載興難矣王德榜處掣肘之時冒越俎之嫌卒遂其利濟之懷峻乃揆程之事當道大吏亦鑒其誠矣素有志者事竟成後來者功居上黎儀流誦灑沈澹菑詎不偉哉

湖南提督宋慶率軍至肅州與賊戰不利

時悍賊慣戰不作陣式惟伏壕築短垣憑守擇溝渠坑坎叢塚廢壘間斜行急

躍倏起倏匿以避敵宋軍二千人爲梅花方陣四抵東門外譟而進敵聲如雷賊伏無形僅見小白旗三官軍再譟再發槍煙甫散而賊鎗發於壕內前列應聲倒死者二百餘金

軍攻南門亦如之蜀軍屢作地道賊覺之未
得發徐占彪乃令鄧增築礮臺於禮拜寺

六月副將鄧增礮擊肅州城不克

鄧增自六月朔築成禮拜寺外礮臺向城遙擊礮毀
譙樓雉堞惟城垣堅厚施百數十礮不裂間有圯損

賊急修補城中婦孺號哭聲震野外然悍賊由陰溝蛇行出入自若也乃商之宋
慶於叢塚中逼築礮臺金順亦逼東關重濠築礮臺爲犄角俯瞰關廂賊益洶懼

陝回首領白彥虎率其衆逃往俄國

彥虎陝回中之老教也初爲多隆阿所敗走甘
肅慶陽府與同行至十八大營盤距安化董志

原爲老巢同治七年復爲黃鼎雷正綰擊敗北走金積堡與馬化龍宗旨不同馬固甘肅
之新教也已由甯夏而肅州而西甯以至肅州所如輒不合時左宗棠駐肅州所統湘軍
甘軍及其他各軍隊號稱二十萬彥虎自知不敵將聯絡纏回再謀發展道經敦煌殺馬
而食敲冰而飲將有遠行不能不攜帶食料遂乞諸民不惟不之借民團且鳴鼓而攻所
部憤其請令彥虎阻之曰吾與官軍戰不與百姓決雄雌也大丈夫四海爲家豈能老死
家鄉與草木同腐耶迺由天山南路至俄境托呼馬克居焉不數年成一部落先緒初曾
紀澤使俄聞彥虎在其境內依強鄰自全枕威養銳恐復爲中國患與俄政
府嚴重交涉照叛黨私逃例交還中國俄不引度而彥虎亦長爲外國人矣
慕壽祺曰甘肅歷來戰事其始也皆由回族新舊教之爭其勢洶洶如冰炭之不相客也
及與官軍對壘則氣出一孔無復有彼此之分迫其後土崩瓦解如馬占鼐崔偉禹得彥
之徒則又抱馬首乞降邊帥允許改緞各予位置藉收以回制回之實
效則始合者終亦分離也而白彥虎則異是豈非彼族中之傑出者歟

左宗棠令旌善馬隊五旗追白彥虎

彥虎由敦煌逃往新疆將與回王法夏聯爲一氣占據天山南北與中國抗宗棠籌思至再欲

以回制回時陝西回匪頭目以窮蹙來降乃令崔嶽喻得彥畢大材盡得喜馬標等自備鞍馬各編騎兵一旗總候點名甫三日編就五旗總名之曰旌善令從白彥虎所經之路星夜尾追將出發宗棠反覆丁寧曰爾等此行負的責任很大打得老虎回高官厚祿吾決不汝吝倘通同一氣縱虎歸山提頭來見余曰官保萬安沐恩等不敢

慕壽祺曰左文襄以武侯自詡而以回制夷之政策占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者非耶旌善馬隊五管帶皆與白彥虎同事世所稱爲十八大營者也今雖敗團體猶復堅固一且令其尾追坻猩峽與彥虎同行直送至古木地白彥虎入俄疆矣光緒初曾紀澤使俄國請引渡俄不許彼認白彥虎爲政治犯也而縱虎者亦無罪然後知武侯斬馬謖之不可及矣

閏六月官軍攻克肅州東關

徐占彪與金宋諸軍填壕力攻占彪負三創血戰先發遂破東關賊憑內城死拒又造長車七八十架上置檣牌釘

氈以禦槍礮出黨擁撲長壕官軍以礮山礮環擊賊乃敗去

慕壽祺曰徐占彪短小精悍每戰身先士卒論者謂蜀將羅思舉之後此其繼起者乎其克肅州東關也城可旦夕下忽傳帥令暫緩攻城蓋將以有待也假使執將在外命不受之言則馬文祿早已魂沙漠懸首案街書囑盜有一方干戈是務者也

秋七月左宗棠赴肅州督勦

宗棠以肅州一隅勞師已久又傷我統將遂由省起節親往督勦

甘肅忠義局派員分道採訪

自同治元年回亂至十二年關內始告肅清所有死事之官紳殉難之男婦未便聽其湮沒迺設忠義局於蘭州由

布政司署通令各府廳州縣分類調查附證明書送忠義局彙案編輯俟書成後交官書局刊印頒發無如大亂之餘官吏整頓地方無暇採訪茲由忠義局遣派正紳分途調查墓壽祺曰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出於愚夫愚婦豈非出於其性者耶甘肅風氣樸厚同治同亂時有爲國捐軀者謂之忠有代親而死者謂之孝有恐爲賊汚而殉難者謂之節烈有營救官吏而流血者謂之義士此四者皆舊道德之維繫於人心者也身可殺志不可奪即無忠義局之採訪其名已炳耀於千秋矣

八月官軍合攻肅州城游擊張林提督楊世俊陣亡

左宗棠至肅州屯南門外孔省園閱長濠增兵西南北三

面令諸將會攻夜半徐占彪等督隊填濠賊乘高抵拒未能驟克平明東北角地雷發游擊張林率壯士冒礮石登城而殞次日徐占彪楊世俊兩軍暗掘地道各軍又用礮連轟弊賊頗衆越二日徐楊兩軍所設地雷俱發世俊先登東城不見一賊方麾隊躍升賊於城溝中發槍世俊中槍而死時長圍密合賊糧竭乞撫願從戎出塞以贖罪諸將請急攻否則收降宗棠不許因念仰攻傷銳乃築大臺日以炸礮遙擊城回鐵籠大半老弱出降日數百人

四川提督前署巴里坤總兵何瑁乞歸田里左宗棠許之

初甘回叛新疆繼回繼之南北各城多失陷巴

史食振筆直書
以此段則含蓄
以出之善讀者
親索而有得焉

健清未幾到民
國與此失彼
有有天壤之別

里坤逼近賊巢孤城難守鎮西應同知巴里坤總兵及同城文武逃避一空何瑄時為鎮
標守備得軍民心願効死弗去拜總兵命者以糧道梗塞新疆邊遠肅州復為叛回所據
雖欲出玉門關而其道無由總督不得已檄瑄署巴里坤總兵兼代鎮西應地方之責肩
於一身瑄以巴里坤與敦煌鄰為國家將來進兵新疆之門戶乃拊循士卒備戰守晝夜
夜無少休又得孔才徐學忠為之助與總同大小數十戰持十餘年力保危城顧全大
局事平除四川提督道經肅州謁左宗棠自言年老無用請以原品歸休宗棠允為代奏
案鎮西應在天山之南漢為匈奴地後漢屬伊吾盧三國屬解卑後魏屬蠕蠕隋伊吾郡
地後入突厥唐宋屬伊州明屬哈密康熙五十四年內屬雍正九年築巴爾坤城乾隆中
改置鎮西府領宜禾奇臺二縣咸豐五年降為直隸廳省官禾縣入廳治領
縣一曰奇臺何瑄字行伍故東樂分縣將素人乞歸後寓張掖縣
慕壽祺曰古之將帥必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蓋所謂基本軍也光緒初左宗棠用湘軍
平定新疆其間偶以中材邂逅從軍依末光而登薦牘者何可勝道而當關隘未肅清之
前伊犁為俄所據天山南北盡陷於纏回巴里坤朝不保夕何瑄力扼要衝百戰以摧寇
賊俾不得縱橫四出直犯河西此其功為何如耶中央以瑄持危局殆八九年簡放四
川提督所以謂之老厚矣而大吏勒
令休致烏盡弓藏古今有同慨矣

蘭州南關初設製造局

總督左宗棠置雇廣工匠用泰西機器製造洋礮等械兼派督
標幼丁從之學習僅能得其大略其竅要則工匠祕而不傳光

緒八年廢民國初張廣建督甘時復在舊銀
院內置機器局製造新式快槍及迫擊礮

九月誅肅州逆酋馬文祿

即馬四

等並客士各回肅州平

將軍金順率兵由東北城缺口搶登城頭紫卡斷賊往來

適劉錦棠率湘軍自西甯至駐營南門所撫陝回崔偉畢大才等馳馬城下呼馬四告以死期已至善自爲謀馬四自知生路已絕親詣大營乞降宗棠乃令先繳馬械以羣回分羈各營同日駢誅並誅客回一千五百七十餘及馬文祿等九名各軍入城縱火焚土回四千餘人肅州回族誅戮殆盡按逆回據州城十年蹂躪殆遍始則十回驛隙繼則馬文祿盧吉植受逆首安得羈僞封元帥兇鋒益張肅吉植死馬文祿以西甯獵戶糾聚撒拉番同及西甯河州巨盜偷息於此以通關內外各回消息西路妥逆中路馬桂元東路馬化龍皆與之聯絡自中東兩路既平徐占彪一軍進勦大小數十戰始逼賊併聚一城金順繼至而圍始合宋慶繼至而圍始密東關既破關外援絕始得此屍骸枕藉之一城雖悍賊草薶無遺而軍民之勤勞塗炭亦極

左宗棠頒發大板五經四書於各府廳州縣

宗棠以同匪似平大亂十年甘肅書籍焚毀殆盡奏請在浙江嚴州府設官書

局判刻大板五經四書校對精嚴句讀清楚運至甘肅頒發各府廳州縣

案柳垞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

矣初唐所雕佛經猶有人及見之

見雲溪友議及猗覺寮雜記

或謂刻書始於隋

見河汾燕閒錄及少

左刻四書五經句讀分明案增韻凡經書或文

聖道不明久矣居今日而言五經四書閱者皆笑其迂然使字宙間無聖經則人類乎不立况

語絕處而點分
之未絕而點分
之以便讀點分
之讀今秘書省
校書式凡句絕
則點於字之旁
分則微點於
字之中間
板印已不如手
寫猶有一定之
義移易分合又
何巧焉茲雖小
故可以觀變矣

室山房
筆叢

引開皇十三年廢像遣經悉令雕撰爲證近人復據費長房三寶記
以實之但唐以前雖有模印之法而書籍多重手鈔藏者復精於讎對故往
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
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經書刻板之始宋太宗淳化中復
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真宗頒九經於州縣自是書籍判鑲者益多士
大夫不復以鈔寫爲事矣元武宗詔刻孝經王公以下咸賜之至明昆陵人
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常有從此宋板元刻都下聲
爲至寶

又案上下論語乃孔子杏壇設教時與門弟子論學論政曾子有子之門人
隨時所紀錄大學十章乃曾子所作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